事實類苑/卷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四十八　休祥夢兆（三）

下一卷▶

◆占相醫藥（一）

陳希夷

祖宗居潛日，與趙韓王遊長安，時陳摶乘一衞，遇之，下驢大笑，巾簪幾墜，左手握太祖，右手挽太宗：“ 可相從市飲乎？ ”祖宗曰：“ 與趙學究三人並遊，可當同之。 ”陳睥睨韓王甚久，徐曰：“ 也得也得，非渠不可預此席。 ”既入酒舍，韓王足跛，偶坐席左，陳怒曰：“ 紫微帝垣一小星，輒據上次，可乎？ ”斥之使居席右。見湘山野錄。

二

錢文僖公若水少時，謁陳摶求相骨法。陳戒曰：“ 過半月，請子卻來。 ”錢如期而往，至則邀入山齋，地爐中一老僧，擁衲瞑目，附火于爐旁。錢揖之，其僧開目，稍失遇待之體，錢頗嫌之。三人者，嘿坐持久，陳發語問曰：“ 如何？ ”僧搖頭曰：“ 無此等骨。 ”既而錢公先起，陳戒之曰：“ 子三兩日卻來。 ”錢曰：“ 唯。 ”後如期謁之，摶曰：“ 吾始見子，神觀清粹，謂子可學神仙，有昇舉之分。然見之未精，不敢奉許，將召此僧决之，渠言子無仙骨，但可作貴公卿爾。 ”問曰：“ 其僧者何人？ ”曰：“ 麻衣道者。

”見湘山野錄。

三

王克正仕江南，歷貴官，歸本朝，直舍人院。及死無子，其家修佛事為道場，唯一女十餘歲，縗絰跪爐於像前。會陳摶入弔，出語人曰：“王氏女，吾雖不見其面，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，若是男子，當白衣入翰林。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。”後數年，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，一日，便坐奏事，太宗從容問曰：“卿娶誰氏？有幾子？”晉公對曰：“臣無妻，今有二子。”太宗曰：“王克正，江南舊族，身後唯一女，頗聞令淑，朕甚念之，卿可作配。”晉公辭以年高，不願娶。太宗敦諭再三，晉公不敢辭，遂納為室。不數日，封郡夫人，如陳之相也。

異僧

太宗八子，真宗為第三，已封壽王。詔一異僧忘其名入禁中，遍相諸王，已見七王矣。惟真廟時方寢息，未得見之，僧奏曰：“遍觀諸邸，皆不及壽王者。”上曰：“卿未見，安得知？”僧曰：“見三僕立其門，皆將相材器，其僕既爾，主可知矣。”三僕者，乃張相耆、楊相崇勳、郭太尉承祐。

王冀公

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，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，以書薦謁錢希白公易。時以才名，方獨步館閣，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，不容通謁。冀公喝促門下，厲聲詬閽人，術者遙聞之，謂錢曰：“不知何人耶？若聲形相稱，世無此貴者，但恐形不副聲爾。願邀之，使某獲見。”希白召之，冀公單微遠人，神貌疎瘦，復贅於頸，而舉止山野，希白蔑視之。術者悚然，側目瞻視。冀公起，術人稽顙稱嘆曰：“人中之貴，有此十全者！”錢戲曰：“中堂內，便是此等宰相乎？”術人正色曰：“公何言歟？且宰相何時而無？此君不作則已，若作之，則天下康富，而君臣相得，至死有慶而無弔。不完者，但無子而已。”錢戲曰：“他日將陶鑄吾輩乎？”術者曰：“恐不在他日，即日可待。願公無忽。”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，冀公已真拜。

夏侯嘉正

夏侯嘉正，荊南人。劉童子者，幼瞽，善聲骨及命術。謂公曰：“將來須及第，亦有清職，唯得聲貴，自餘俱弱。己俸外，有百金橫入，不病則死。”後至正言直館，充益王生辰使。得金幣，方輦歸私第，欲留之為潤屋，忽一緡自地起立，久而方仆，遂感疾，月餘而卒。

僧化成

熙寧八年，呂惠卿為參知政事，權傾天下。時元參政絳為翰林學士，判羣牧，常問三命僧化成曰：“呂參政早晚為相？”化成曰：“呂給事為參政，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。”元曰：“然則其不安乎？”成曰：“其黜免，可立而待也。”是時春方半，元曰：“事應在何時？”成又消息曰：“在今年五月十七日。”憮然不惻，亦潛記之。既而呂權日盛，臺諫噤口，無敢指議之者。會五月十七日，元退朝，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：“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，真漫浪之語也。”二公相視而笑，遂同還羣牧，促召成而謂之，成曰：“言必無失，姑且俟之。”二公愈笑其術非，既而化成告去，蔡亦上馬。是時，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，薄晚來過廳，方即坐，元因訪今日有何事，曾曰：“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，不知言何等事也。”語未已，內探報，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。元聞之大駭，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，既而呂罷政事，實始此日也。

費孝先

唐坰知諫院，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，畫一人，衣金紫，持弓箭，射落一雞。坰語人曰：“持弓者我也，王丞相生於辛酉，即雞也。必因我射而去位，則我亦從而貴矣。”翌日，抗疏以彈荊公，又乞留班，頗諠于殿陛。上怒，降坰為太常寺太祝，監廣州軍資庫，以是年八月被責。坰歎曰：“射落之雞，乃我也。”

二

自至和、嘉祐已來，費孝先以術名天下，士大夫無不作卦影，而應者甚多。獨王平甫不喜之，嘗語人曰：“占卜本欲前知，而卦影驗於事後，何足問耶？”

章郇公

章郇公慶曆中罷相，知陳州。艤舟蔡河上，張方平、宋子京俱為學士，同謁公。公曰：

“人生貴賤，莫不有命，但生年月日時若有三處合者，不為宰相，亦為樞密副使。”張、宋退，召術者，泛以朝士命推之，唯得梁適、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，張、宋嘆息而已。是時，梁、呂皆為小朝官，既而皇祐中，梁為相；熙寧中，呂為樞密使，皆如郇公之言。

陳恭公

陳執中好閱人，而解賓王最受知。初為登州黃縣令，素不相識，執中一見，即用大勑舉京官。及後作相，又薦館職，賓王仕至工部侍郎，致政。家雄於財，諸子皆京秩，年七十餘卒。賓王為人，方頤大口，敦厖重厚，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，實亦福人也。

馬尚書

馬尚書亮知廬州，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，馬公曰：“子全似宋白，異日官至八座。”由此異待，通判嫉之，後羅織王公，遂以罪免。乃曰：“你這回更作宋尚書。”其後，王公竟登近侍，及卒，贈尚書。

吳處厚

余嘗謂風鑒一事，乃昔賢甄識人物，拔擢賢才之所急，非市井卜相之流，用以賈鬻取貲者。故春秋單襄公、成肅公之徒，每遇會同，則先觀威儀，以省禍福。而前世郭林宗、裴行儉又考器識，以言臧否。然余亦粗知大概，嘗與富文忠公論之。文忠曰：“觀子之論，多取豐厚，若是則屠兒�threatening師皆貴矣。”余復思之，大凡相之所先，全在神氣與心術，更或豐厚，其福十全。因語曰：“今王遠角犀豐盈，而此頑童窮固，則豐盈固賢哲相也。”

楊文公

楊公大年，尤負藻鑒，在翰林日，與章郇公共事，常言郇公異日必作相，己所不及。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，知其有宰相器，即薦之，由此大拜。又鄉人吳待問，嘗從公學，公語其徒曰：“汝輩勿輕小吳，小吳異日須登八座，亦有年壽。”後皆如其言。待問，即春卿、沖卿父也。

二

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，其事甚怪。錢公後傳楊大年，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。仲簡，揚州人也，少習明經，以貧傭書大年門下，大年一見奇之，曰：“子當進士及第，官至清顯。”乃教以詩賦。簡，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，天章閣待制以卒。謝希深為奉禮郎，大年尤喜其文，每見，則欣然延接，既去，則嘆息不已。鄭天休在公門下，見其如此，怪而問之，大年曰：“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壽爾。”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，以啟事謁見大年，有云：“曳鈴其空，上念無君子者；解組不顧，公其如蒼生何？”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，曰：“此文中虎也”，由是知名。

張堯封

張堯封者，南京進士也，累舉不第，家甚貧。有善相者謂曰：“視子之相，不過一幕職，然君骨貴，必享王封。”人初莫曉其旨，其後，堯封舉進士及第，終於幕職。堯封，溫成皇后父也，既貴，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，兼尚書令，封清河郡王。由是始悟相者之言。見歸田錄。

李文靖

文靖李公沆，布衣時，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，因事涉江，公實侍行，俄而風濤暴作，舟幾覆沒。有大校王其姓，善人倫，曰：“此有真相，孰敢為害？何懼之有？”是日果利涉無虞，眾皆神其事。及公之貴，王校尚存焉。魏王語錄。

張永德

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，輕財好施，喜延接方士。嘗遇一異人，言及時事，且曰：“天下將太平，真主已出。”永德曰：“其誰乎？”曰：“天意所兆，安能識諸？然而有一事，庶幾可驗，公或覩紫黑色，屬猪人，善戰，果於殺伐者，善待之。”永德常陰自求訪，及太祖皇帝勳位漸盛，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，問其生歲在亥，永德駭歎其事。乃傾身親附，相得甚歡，凡己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帛，必先恣帝擇取，有餘乃以自奉。至國初，以舊恩，禮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，終太祖世無替焉。

丁晉公

晉公言，趙普初罷隴州判官，到京，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。次簾下，看范魯公質騶殿稍盛，歎曰：“似此大官，修箇甚福來得到此。”勛曰：“員外即日富貴，更強如此，何足嘆羨？往往便為交代，亦未可知。”後果如其言。晉公談錄。

僧奉真

四明僧奉真，良醫也。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，奏課于京師，方欲入對，而其子疾亟，瞑而不食，惙惙欲逾宿矣。使奉真視之，曰：“脾已絕，不可治，死在明日。”元曰：“觀其疾勢，固知其不可救。今方有事，須陛對，能延數日之期否？”奉真曰：“如此似可。諸臟皆已衰，唯肝臟獨過，脾為肝所勝，其氣先絕，一臟絕則死。若急瀉肝氣，令肝氣衰，則脾少緩，可延三日，過此無術也。”乃投藥，至晚乃能張目，漸蘇而能食，元甚喜。奉真笑曰：“此不足喜，肝氣暫舒耳，無能為也。”後三日果卒。見筆談。

閩主延政

閩中王氏兄弟，尋干戈之釁。延政以建、汀二州稱帝，國號大殷，郊壇於郎山，以延平縣為鐔州，以將樂縣為鏞州，凡四州焉，立三年，為江南所滅。延政歸金陵，至鄱陽，有異僧求見，且言大王此去，當有三大厄，過是無咎矣。因饋之藥，凡大赤丸二，小綠丸十，云：“每晨起，即服大赤丸一，至暮以五小丸下之。復滌洗，以寘髕囊，以備迭餌。”時中主多置酖，一日內宴，獨賜巵酒，延政既飲，便若昏醉，坐不安席而起，趍出。使人視之，至宮門外，大嘔吐，通夕無恙。又月餘，復宴苑中，如前賜酒，彼已昏醉，如是者三，即時而吐，無所苦。中主謂其有天助，不敢復圖之。建饒州為永平軍，以延政為節度使，封光山王。延政祖潮，光州人故也。延政至鄱陽，泊船故處，復見其僧云：“當以藥見還，三厄無憂矣。”在鎮數年，以壽終。

陳昭遇

陳昭遇者，嶺南人，善醫，隨劉鋹歸朝。後為翰林醫官，所治疾多愈，世以為神醫。絕不讀書，詰其所習，不能答，嘗語所親曰：“我初來都下，持藥囊，抵軍壘中，日閱數百人。其風勞冷氣之候，皆默識之，然後視其老幼虛實，按古方用湯劑，鮮不愈者，實未嘗尋脈訣也。”莊周所謂懸解，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，豈是之謂歟？

吳越王錢鏐

公言錢鏐年老，一目失明，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，上言求之。晉祖遣醫泛海而往，醫視其目曰：“ 尚父可無療此，當延六七歲壽。若决瘼去內瘴，眼即復舊，但慮損福爾。 ”鏐曰：“ 吾得不為一目鬼於地下足矣。願醫盡其術以療之，當厚報。 ”醫為治之，復故。鏐大喜，凡賂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，具舟送醫歸京師。醫至，鏐卒，年八十一矣。醫之孫收得鏐與其祖書數幅，鏐曾孫惟演贖得之，親見焉。

太宗校醫人

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，中風眩卒。太宗悼惜之，切責諸醫，大搜京城醫工，凡通神農本草、黃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，校其能否，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院祗候。

王繼忠

真宗為開封尹，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，令張耆、夏守贇、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，因以為娛，或中或否。獨相王繼忠，瞽者駭之曰：“ 此人可訝，半生食漢祿，半生食胡祿。 ”真宗笑而遣去。繼忠後為觀察使、高陽總管，咸平六年，虜寇望都，與虜酣戰至乙夜，戎騎合圍數十重，徐戰徐行，欲傍西山而遁，至城陷被虜，上聞之甚嗟悼。景德初，戎人乞和，繼忠與撰奏章，而勸諷誘掖，大有力焉，朝廷方知其存。後每歲遣使，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。繼忠服漢章，南望天闕，稱未死臣，哭拜不起，問聖體起居，不避虜嫌。以其姿儀雄美，虜以女妻之，偽封吳王，改姓耶律，卒於虜，人謂陷番王氏也。見玉壺清話。

史炤母張氏

史中暉之母張氏，能知人，觀其所為，而知其貴賤貧富。文潞公、張杲卿、高敏之、呂公初舉進士時，皆館其家，極禮待之。言潞公、杲卿、敏之大貴，公初有名而不達，後皆如其言。中暉名炤，為光祿卿。公初終於大理寺丞、國子監直講。見東齋記事。

寇忠愍

寇忠愍初登第，授大理評事，知歸州巴東縣。時唐郎中謂方為郡，夕夢有人告云：“宰相至。”唐思之，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。晨興視事，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，唐公驚喜，出郊迓勞。見其風神秀偉，便以公輔待之，且出諸子羅拜。唐新飾勒韉，置廳之左，寇既歸船，其子拯白其父曰：“適者寇屢目此，宜即送之。”寇果詢牙校：“何人知吾欲此？”對以十四秀才。既而力為延譽，拯於孫漢公牓等甲成名。見倦遊雜錄。

許希

天聖中，仁宗不豫，國醫進藥，久未効。或有薦許希善用針者，召使治之，三針而疾愈，所謂興龍穴者是也。仁宗大喜，遽命官之，賜予甚厚。希既謝上，復西北再拜，仁宗怪問之，希曰：“臣師扁鵲廟所在也。”仁宗嘉之。是時，孔子之後久失封爵，故顏太初作許希詩以諷之，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文宣王。

竇仁惠

竇儼，字望之，薊門人，善推步，逆知吉凶。盧多遜、楊徽之俱為拾遺，儼謂曰：“丁卯歲，五星聚奎，自此天下太平矣。恨儼不得與也，二拾遺則見之。”范蜀公蒙求。

二

晉公嘗言，竇家二侍郎，儼為文宏贍，不可企及。有集一百卷，得常楊之體，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，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。又善術數，聽聲音，而興廢之世，撰大周樂正一百卷。周世宗時，用兄儀在翰林為學士，常鄙其詭怪。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，燒二十四片瓦，各題識其節氣，遂隔簾敲響，令下云無差謬。嘗指明德門謂盧、楊二校書曰：“此門相次變為大宮闕，兵漸消偃，天下太平，幾乎似開元天寶耳。然京師人卻甚逼迫，二校書將來富貴，皆見之也。”盧雖書軌混同，多遜為相，貶朱崖而亡。徽之為尚書年，皆如其言。又儀於堂前彫造倚子二隻，以祗右丞洎夫人同坐，儼忽見之，謂兄曰：“好工夫，奈其間一隻，至甚月日先破。”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，愛護不用。果至是日，有大人至儀第，其從人不知，急於屏風後取此倚子，就門外下馬，遂為馬所傷而碎之。此晉公聞楊徽之尚書說也。又儼謂其弟侃參政曰：“儼兄弟五人，皆不為相，兼摠無壽，其間惟四哥稍得，然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。”後侃果為參政，只有王家大夫人，即王沔參政之母，儀儼之妹也。無何，亦得疾而逝。侃尋以抱疾而嘆曰：“二哥嘗言，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，必不可矣。”果數日而薨。晉公嘗謂，

寳侍郎乃今之師曠也，晉公即俛之婿。